



接近中午的光景，山谷里一片宁静。黄绿的柿叶间，红艳艳的柿子，格外喜庆；一嘟噜一嘟噜的沙梨，压弯了细长的枝头；那些没过膝盖的蒿草，此时也停止了摇摆，显出淑女的样子，听得见谷底溪水淅淅沥沥流淌的声音。

我坐在地头那棵高大的毛白杨下，还算茂盛盛的叶子，为我遮挡着最热时刻的秋阳。一口月饼，一口苹果，在惬意的时光里，我望着墨绿的红薯田里采摘红薯叶子的女伴们。

长长的红薯藤被她们拉起来，一根根青枝绿叶，翻飞着到了她们的手中。这是女人们最得意的时刻。

看着她们快乐的忙碌，这似曾熟悉的画面，让我的思绪倏然就飞到了那段少年的时光。

我的家乡，豫西一个不算贫瘠也不算富裕的小村庄。一条战备铁路，将整个村庄分为东西两部分，西侧的田地多为水浇地，常年轮种着玉米小麦，东侧的天地小石头较多，又多为旱地，谷子、棉花、黄豆、绿豆小杂粮较多，这其中却以红薯最多。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那个细粮尚不够填饱肚子的年代，产量极大的红薯无疑是青黄不接时最饥的救命粮。

彼时，每年十月中旬，深秋时节，地里的小麦刚刚种完，农人们就开始投入一场新的费体力的劳动——刨红薯。家家户户少则三五亩，多则一二十亩，全靠壮劳力一锄头一锄头把红薯刨出来，用手舞弄掉红薯上的泥土。大部分刨成片，撒在刚露头的麦地里晒成红薯干。剩余的，一部分拉回家藏在红薯窖里煮着吃蒸着吃，一部分要用磨粉机粉碎，经过好几道手工程序，最后变成红薯粉面。

刨红薯的季节，西北风已经很冷了，特别是每天要干到天擦黑了才能拉着一车红薯回家，西北风冻得手都有些疼了，还得被父母吆喝着去舞弄那一堆堆红薯皮上的泥土。更有艰苦的考验，半夜三更，遇到变天，甚至下起蒙蒙小雨，被父母叫起来，迷迷糊糊，冒着风雨，掂着马灯，去黑黢黢

的麦地里捡拾未干的红薯干。

这些受罪的活儿，在童年的记忆里，已记不清干了多少次，所以对采摘红薯叶子的轻活儿记忆最深，那是秋高气爽的暖阳里，干得最舒服的一件农活。

这样的农活，一般是在掰玉米的十天半月前，刨红薯的个把月前，地里的红薯叶最青绿最肥实的时节。

吃完早饭，在母亲的带领下，我们拎着大大的竹篮子，在田野里挑选品相好的红薯地，蹲下来，开始采摘红薯青枝绿叶。此时的红薯茎叶，是最容易采摘的。长长的红薯梗一尺来长，叶子比手掌还大。记得，采摘红薯叶有两种采法，一种是只采摘红薯叶，一种是连红薯梗和叶子一起采摘，两种方法采摘的红薯叶要分开晾晒。

肥实的红薯很是上手，一般十几分钟就可以采上一大篮子，在地边找到一块空地，弄平整了，就把篮子里的红薯叶薄薄摊开，在阳光下暴晒。

手酸了，就坐在一片碧绿的红薯地里，红薯叶子凉冰冰的感觉透过粗布裤子传遍全身，何况还有飒飒秋风拂面。渴了，茶壶里有凉白开；饿了，带的有干粮，地边随处可见的青青小蒜就是调味品。那时觉得，这就是最美的劳动了。

高高的天空，湛蓝湛蓝，白云缓缓飘动，草从里蚱蚱、蚰子在赛歌。北边的群山，山腰间拉石头的汽车，拖拉机冒着黑烟，清晰可辨，给人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敞亮劲儿。

如果天气一直晴好，这样的劳动往往要持续好几天，而且田野里到处是采摘红薯叶子的妇女和孩童，欢笑声，吵闹声，此起彼伏。

几天之后，田间地头，石隔子上，一片片摊开的红薯叶子，宛若田野里新织出的一片片青布。这些青布，渐渐褪去青绿色，变作黑绿色，最后完全变成一片黑云，到了收起的时候。

记忆中，母亲的手是如此的灵巧，那些干透的红薯叶，被母亲一堆堆卷起来，团成圆球状，母亲再从旁边的红薯地里找来长长的藤，将圆球五花大绑。一个干红薯叶圆球大概四五斤重，母亲一次能背起四五个，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等我上到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已经能够背起一两个圆球，而且一直走到家不让圆球散架。

母亲会把这些圆球挂在一间闲屋子的墙壁上。这些圆球将在冬日里没有野菜可挖的时节，是中午吃捞面条最好的调味品。

干红薯叶，是吃蒜汁红薯面条最好的配菜了。每次看到母亲一大早从圆球下扯下一大把干红薯叶，泡在水盆里，我就知道，中午必定是蒜汁红薯面条了。

这些干红薯叶，经过一两个钟头的泡水，已经膨胀开来，现出黑绿色的生机来。然后，母亲还要把它放在开水里煮一会儿，再放入凉水中继续浸泡。

离晌午饭还有个把钟头的时候，母亲已经在厨房忙活起来。母亲用一点白面活出一个小的白面团，用一大瓢红薯面活出一大团黑面团，再将白面团和黑面团分成数量相等的小面团，把白面团用小擀面杖擀成面饼，将黑面团严严实实包裹在里面，然后换成大擀面杖，一层层擀下去，几分钟的功夫，一个宽薄的面片就出现在案板上，随着菜刀上下翻动，一条条可宽可窄的红薯面条就做出来了。根据吃饭人的数量，事先算出需要的面团，这些对于母亲来说，真是小菜一碟的事情。

等一堆红薯面条全部擀好，母亲会用抹碗手涵盖了红薯面条，防止它失水而干硬。接下来，就是在蒜白窝里捣蒜汁，加入的有瓦罐里腌制的香椿叶、青青的芫荽、猪油刚刚熔过的干红辣椒，全部捣碎了，倒入缸里的凉水，用勺子轻轻搅动。很快，蒜白里红绿白相间的蒜汁，已经诱惑着我的味觉了。

等到父亲从地里回到家，我们这些孩子早已经等得饥肠辘辘、心急火燎，就像锅里早已咕嘟嘟滚开的水。

吃蒜汁红薯面条，除了红薯叶，还有猪油块。这些春节过后，用肥肉炼成的猪油，冷却后在陶罐里形成雪白的油块，是最香的调料。彼时的乡村，存放猪油块的遍体油腻腻的陶罐，家家户户都不止一个。捞上红薯面条，浇上蒜汁，再端着碗跑到堂屋，从窗户台上揭开黑陶罐的木盖，用里面的黑铁勺挖出一大挖猪油块，用筷子连同蒜汁一起搅动几下，那原本固体状的猪油块很快不见了，化作一股股浓香钻入鼻孔，瞬间就香到了心尖尖上。

这样的红薯面条，少年的我就能吃上两黄瓷碗，再喝上半碗白汤，整个下午在学校都是生龙活虎的，真是很耐饥的“美食”。

后来，随着离开家乡读书和工作，能吃到红薯面条的机会越来越少。大约十余年前吧，都市里也兴起了乡村美食热，红薯面条当然也在其中，我曾经去过许多的城市，吃到过红薯面条，似乎还是那样宽展展的面条，还是那雪白的猪油块，还是那辣香的蒜汁，还有更多丰富的青菜，我却怎么也吃不出少年的无法形容的愉悦感了。

我想，除了时过境迁，或许少了那一把把干红薯叶吧，那一把把自己在秋天的原野里采摘的红薯叶，或者还有眼巴巴等待母亲擀面条的心情吧。

今天，当我看到这似曾熟悉的一幕，我的思绪忽然就跑远了，跑到那个难忘的时代。

我想，我是出身农家的子弟，无论离开家乡走得有多远，家乡都是我割舍不掉的心灵居所。这由青青至干透的红薯叶，或许就是最好。

磨剪子来餞菜刀

□李晓伟

那天，在市区一处小区内，一声苍老而悠长的吆喝声“磨剪子来餞菜刀”，把人的记忆一下子拉回到了上个世纪的70年代。

“磨剪子来餞菜刀”——这是上世纪70年代现代革命京剧《红灯记》里一句让人耳熟能详的台词，已经经典得令人无法忘怀。现在，那些扛着磨刀凳四处流浪奔走的手艺人已经渐渐地远离了人们的视线，磨刀师傅在市井生活中少见少有几近绝迹。

这位到小区“磨剪子餞菜刀”的磨刀师傅年近花甲，瘦瘦的脸盘，细眯眯的眼，墩墩的个子，短短的腿。走起路来，像是抬不起脚，老是“噗踢噗踢”的……磨刀师傅的肩头，扛着一个像《红灯记》里一样经典的长条儿小板凳。那板凳的前后，各安放着一粗、一细的两块磨刀石；一个用破罐头盒做的小水桶，就挂在磨石的旁边；板凳腿的前面，还挂了一个破布袋，那“菜刀”、撮布等一些零碎小物件，都塞在这里面。

很快有居民将需要磨的刀具和剪子拿了过来，不少看新鲜的孩子也围过来蹲在地上，津津有味地看他磨刀。

这位磨刀师傅头戴一顶破草帽，穿了件洗得“捎了色”的条纹体恤，袖口、衣摆等已经“绽”了边儿。他的这副“模样”，这副“行头”，甚至连那吆喝的腔调……活脱脱就是几十年以前“样板戏”《红灯记》里那位“磨刀人”的形象。当然，除了衣服。

见有顾客上门，磨刀师傅放下肩头的凳子，不太利落地一踮腿，就像骑马一样“骑”在

了凳子上。他拿起递过来的菜刀和剪子，眉头皱着，嘴巴撇着，翻来覆去的打量着，嘴里还念念叨叨的嘟囔着：“这剪子都没刀口了，恁咋用嘞？……就这刀？别说切肉，切豆腐都‘吃劲儿’……没事儿，放心，俺干的活儿，保管片肉剔骨，随心应手……”

他边说边把那剪子打开，用一只手捏住“剪子把儿”，另一只手就按住那“剪子背”，把剪子的“刀口”，平平地贴在磨石上，一下一下地推着，一下一下地磨着……还不时地拿起水盒里那根绑着几缕破布条的半截筷子，往磨石上蘸些水——给那剪子的刀口“降降温”。不一会儿，那剪子的两个“刀口”都磨完了，原先那带有斑驳锈迹的剪子，顿时就显得锃亮、锋利起来。

磨刀师傅拿起磨完了的剪子，用一块脏抹布，细细地擦了擦，又把剪子的两个“刀口”反复地合上打开，打开再合上。随手又掂了个小镏头，把这儿敲一敲，把那儿砸一砸，再把那剪子的尖儿“对齐”，用那小镏头轻轻地“点一点”。于是，就把剪子尖儿拾掇得“严丝合缝”了。接着，他又掏出一根火柴棒，蘸上一点点油，抹在那剪子的“轴”上，又把剪子的松紧，调整得合合适适，开合自如。他拿起磨好了的剪子，“噌噌噌”地剪着一根布条，随着剪子的“开合”，“喇喇喇”地齐茬断掉。

看到剪子的锋利程度，还有磨刀师傅熟练的动作，把围观者“震得”咧着嘴光顾着傻笑和连连地点头。

寻梦京杭大运河之一——

每座塔都有故事

□殷艳蕊

京杭大运河上的塔很多，它们的设计风格、作用功能、建筑年代各不相同，但是，每座塔都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时刻在瞭望着世间的沧桑变幻，守望者鲜为人知的历史尘烟。

其中，通州的燃灯塔，临清的舍利塔，扬州的文峰塔和杭州的六和塔这四座名塔颇具代表性。

“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枝塔影认通州。”因为我们的寻梦大运河之旅是从北端开始的，所以最先看到的就是燃灯塔了。燃灯塔是通州的地标性建筑，清朝诗人王维珍写的这首诗，形象地为它做了描述。北京电视台拍摄的“这里是通州”第一集，说的也是燃灯塔。

在大运河与通惠河的交汇处，有一个美丽的大运河文化广场，美丽的广场里面有一座集儒教、佛教和道教于一体的三教庙。美丽的舍利宝塔——燃灯塔就坐落在属于佛教的佑胜教寺内。始建于北齐的佑胜教寺，是一座千年古佛道场；始建于北周的燃灯塔，矗立在大运河畔已经1400多年了。

燃灯塔塔身为十三层的实心砖塔，八角，高约56米，每面均有精美的砖雕。塔身正南券洞内供奉燃灯佛，故名燃灯塔。整座塔上共悬铜铃2248枚，每枚都刻有捐献者的姓名；雕凿神像415尊，其中有一尊为明代所雕的猪八戒像，比《西游记》小说还早。据传塔下有井，可通东海。

燃灯塔的旁边不远处，有一棵从塔上移下来的榆树，叫“塔榆”。它曾经在燃灯塔的塔顶生活了将近三百年。1987年移下时树干只有17厘米，树高只有3.7米，只有须根没有主根。如今已是根深叶茂。

仅靠瓦上的薄土层，斗干早屡风寒抗贫瘠，坚强存活了二百九十年的“塔榆”，实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学习“塔榆”好榜样。

相传，燃灯塔是由门神之一的尉迟恭监修的。竣工当晚，他叫工匠在四周拉起帷幔，塔下燃起篝火，火光冲天，照得塔顶的鎏金铜镜光芒四射，连塔下十里以外的船只都可以看得见。从此以后，燃灯塔成为运河上一座著名的“灯塔”，为运河上往来往的船只驱走迷茫、带来光明的指路明灯。

著名作家刘绍棠曾经写道：塔影垂映在通惠河上，风吹泽林叮叮咚咚，在蓝天白云间，响成一支悠扬悦耳的梵曲。

临清的舍利塔又叫运河舍利塔，位于城北卫运河的东岸。围绕宝塔有很多美丽的传说。传说一，南海观音菩萨，用手指为杵，捣了一眼千米深井，将速往的一个无恶不作的千年王八精封入井中，并请大师鲁班携百徒在井上修了一座宝塔，使妖怪再不能作恶。传说二，宝塔原

磨刀师傅磨完了剪子，就开始“餞菜刀”了。

他先把菜刀用木楔子斜斜地固定紧了，再从板凳腿中间挂着的那个烂布袋子里头掏出一个“餞刀”——这是一个约莫一尺来长的扁铁杆子，两头都装有木头的把手，那铁杆子的中间，就镶着扁形“铲刀”。他们就把这玩意儿称为“餞刀”。

他依然“骑”在那小板凳上，用俩手紧握住“餞刀”的木把手，一刀一刀的“餞”，一刀一刀的“铲”。只见那卷曲的细细的铁屑随着“餞刀”逶迤而起……一会儿功夫，菜刀就显露出了明晃晃的“锋芒”。

磨刀师傅把菜刀的两面都“餞”完以后，就把那刀先在粗磨石上磨，又换到细磨石上再磨。一边磨，还一边用手指头刮刮那菜刀的“刀口”。直到菜刀在他手里“旧貌换新颜”，变得明光锃亮、寒光闪闪，这才罢手。

据磨刀师傅说，他从20几岁就开始干这一行，如今已干了四十多年。虽然如今已“不差钱”，但他丢不下这门手艺，所以隔三岔五都要到城里转悠转悠。用他的话说，不为赚钱，只为练练手。

只见他把磨好了的刀、剪用那块脏抹布细心地擦了又擦，这才自信地递给了顾客。随后，他就在怀里摸出一个一拃来长、用竹子做成的小烟锅，点着了烟，长长地吸了一口，脸上出现了陶醉的神情。

于是，一团烟雾立刻就缭绕起来……

来北往的船只指明航向。明清时期，运河上帆樯林立，粮船盐艘皆从塔下经过，盛极一时。从此，这里便改称宝塔湾。鉴真和尚曾从这里东渡，康熙乾隆曾经这里南巡。据说登塔远眺，可将扬州城和古运河尽收眼底。如今只有塔的第一层可供游客游览，放有简介供人免费取看。明代文学家王世贞《文峰塔记》就刻在塔的第一层内。

有人把文峰塔比喻成一支笔，寺内的荷花池比做一个砚台。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塔影如笔，倒映在如卷的运河之上，形成了一幅美丽的画。

六和塔是杭州的地标性建筑，位于钱塘江边的月轮山上。北宋年间吴越王钱弘俶为锁住钱塘江潮水的危害，毁掉了自己的南果园，在此建了一座宝塔。塔顶装有明灯，晚上为过往船只导航。塔名取佛教“六和敬”之意，命名为六和塔，又名六合塔（六合是指天、地和东、西、南、北四方，取“天地四方”之意）。

关于六和塔还有一个神话传说。传说钱塘江内有龙王经常兴风作浪，打翻渔船，淹没农田。一个叫六和的小伙儿挺身而出，往江中扔了七四十九天的石头，镇住了龙王。后人为纪念他，就在江边的月轮山上修建宝塔，并以“六和”为名，称为六和塔。

“民国”期间，在六和塔地见证下，有六位俊男靚女在塔下结下百年之好，演绎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让我记住了六和塔、记住了这样一句话：六和塔下六不和。

六和塔外观和燃灯塔一样，都是八面十三层。塔高59.89米，塔内七层，有阶梯可登顶层；塔檐挂有104个铁铃；塔身每层外均有回廊，可供游人参观游览。六和塔还是著名的观潮胜地。

塔寺相依相属，有塔必有寺。寺名开化，也称六和，还称月轮。《水浒传》中的花和尚鲁智深和行者武松在征方腊凯旋后，在此出家。鲁智深“听潮而圆信而寂”坐化在六和塔下；武松在寺内修行到八十岁寿终正寝。只是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被埋在西子湖畔，而且与苏小小为邻。

燃灯塔，舍利塔，文峰塔，六和塔，大运河畔还有很多很多的塔。塔塔都有故事，塔塔故事不同。它们或为镇妖、或为镇水、或为昌盛文风，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作用，那就是——为大运河上船只指引航向。大运河之塔，竖起的是一个时代，讲述的是一个故事，铭刻的是人间真情。它们是辉煌的象征，是无悔的执着，是心灵的寄托。

如今的大运河，或许没有了昔日的繁忙，但这些古塔依然默默屹立，仿佛向世人诉说着大运河的前世今生。

伉俪赋

□龚延民

道赞红鸾，诗咏关雎，千载良缘，结为夫妻。今日执手，天地同喜，六合祥瑞，福善云集。东之来兮，龙翔天际；西之来兮，彩凤临虞；南之来兮，翩翩燕飞；北之来兮，鲲鹏万里。卿云缭绕，桂枝连理，桃花灼灼，绿竹猗猗，琴瑟阵阵，兰麝馥郁。

伉俪女媧，人伦大统。伉俪情深，百年偕行。风雨同舟，印心同梦，成家立业，丰裕昌隆。洞房烛辉，氤氲紫烟，家族兴旺，盛开新面。丹青画眉，西阁熏暖；玉镯举案，东床蜜甜。夫妇同唱，璧合珠联。瓜瓞绵绵，麟子千千，珪璋熠熠，光华万年！